

第一章 潮汕文化在泰国

居住在潮汕地区各地的人民与现在所谓的潮汕文化，泰国人以及泰国华裔习惯地称“ ”（读音 dae chew）。Dae Chew 一词是泰语从“潮州”直接音译过来，也是泰国外来音译的习惯用词之一。

“潮州”这个词，始见于隋开皇十一年（公元 591）。到了大业三年（公元 607），潮州的名称被改成“义安郡”。唐初武德四年（公元 621），恢复“州”制又以义安郡改称“潮州”。可是，到了天宝元年（公元 742），再取消“州”，又改立“郡”，等到乾元元年（公元 758），才恢复“潮州”的名称，而这次被持续使用了一千多年，一直到中国最后的朝代——清朝。

元朝时，潮汕地区一带被称为“潮州路”，而在明朝与清朝，也被叫做“潮州府”，但仍然使用“潮州”的叫法。潮州的名称，又是泰国人常说的“ ”（读音 dae chew）因而永远留在泰国华侨华裔的心目中。这不但指泰国的潮人，而且包括移居海外各地的潮人。潮汕的名称，如今已经代替潮州叫法，但在一些潮人（今指讲潮汕话的人）的心目中，潮汕的名称不能代替“潮州”的美好感觉。

第一节 潮人移居泰国史略

潮人移居国外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南宋末年。当年在潮州（现在的潮汕地区）沿海参加张世杰的“义军”和随同陈植等护送宋王到潮州的“义勇”败退往广东新会一带，其中一部份随陈植、张世杰逃往越南，后来元兵攻越南，他们又转移至暹罗（现今泰国）。[1]

[1] 引自中国网站 <http://www.cz768.net/czfq/shqt45.htm>

明代潮州受风灾、水灾、旱灾等袭击达 128 次，加上土劣掠夺，饥荒时常发生，潮州民变达 133 次。官府要剿则力不能及，疲于奔命；要抚则无人应命。尽管明朝几代皇帝都曾下诏书，说“要赈民抚盗”。对“为饥寒所迫，流移他处，不得已相聚为盗”者，“许令改过自新，悉免其罪”，并“免其粮差 2 年，官司善加抚恤”。但因安置不落实，甚至受到歧视，说要将他们移徙到云南等边疆去劳动，迫得他们结伙再次反叛逃而去，曾被骗安置在招收都的林道乾，就因此再率众下海逸去的。[1] (P40)

潮州海岸线很长，海上风云变幻万千，给熟悉海上情况，善于驾驭变化者的活动提供很多有利条件。在这里活动的两个海上武装走私商贸集团林道乾和林凤，就是利用这些条件，在海上与明朝统治者周旋了 10 多年。

林道乾澄海人（原属揭阳），嘉靖三十一年（公元 1552 年）便聚众活动于海上，冲破明朝禁令，采取非法手段，开展对外贸易，经受朝廷打击围剿，他既不受抚投降，使明朝的剿抚兼施的措施失灵，最后率众赴暹罗大泥（今北大年府），与当地人民团结开辟了道乾港。饶平人林凤，也与道乾一样，拥众数千人，有武装船舰近百艘，到海外各国，也曾海上与外商开展贸易。他和林道乾一样，都是被明朝统治者视为罪大恶极的“海盗”，到万历三年（公元 1575 年），为避暴政带妇孺，率部属约 5,500 左右人，乘船舰 62 艘，并载农具种籽，移居海外，他们到吕宋、马尼拉，最后建设玳瑁港。以林道乾、林凤等为代表的所谓“海盗”，他们受尽封建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违禁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被逼得在本国无立足之地，不得不逃亡到海外去。他们的行动，也可说是潮人有组织有计划的一次向海外移民。可是封建统治者并不放过他们，还想尽一切办法，妄图与海外国家联合来消灭他们。当林道乾到柬埔寨和暹罗时，明王朝就曾派人与柬埔寨和暹罗王策划联合进击、捕杀林道乾，但他们的阴谋被识破，因而毫无结果。[2] (P41-42)

到了清朝初期，开始有大量潮人移居泰国。泰华女作家洪林所著的《泰国华文文学史探》，在它的绪论里，就有下面一段的记载：

[1] 王琳乾、黄万德. 潮汕史事纪略. 潮汕历史文化小丛书[M]. 广州：花城出版社. 1999.

[2] 同上

华侨大量移民而落根暹罗，始自清朝康熙二十二年（公元 1683 年）间。清朝收复台湾后，解除海禁，准许私人出海贸易。这种海外贸易始于厦门，贸易路线跨越多国而至东南亚一带，包括越南中部的占城、暹罗、真腊（柬埔寨）、日本（琉球）等，尤以暹罗为主要地。康熙六十一年（公元 1722 年），清朝决定从暹罗进口大米以缓和东南沿海地区粮荒局面。这种大米贸易，形成福建、广东沿海一带向南洋移民的一个主要因素。至乾隆八年（公元 1743 年），清朝开放大米贸易，从暹罗进口大米，主要区域为广东，使沿海地区外移人口激增。广东樟林港红头船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底下出现，成为移民出口口岸。早期广东向海外移民主要是澄海地区人民，落脚暹罗，大抵散居在东海岸尖竹汶府、春武里府、北柳和大城等地，以曼谷、吞武里为集中地。在吞武里王朝（郑王王朝）末年及曼谷王朝拉玛一世皇时期，向暹罗移民日众。尤其在十八世纪末（公元 1782 年）乾隆四十七年间，拉玛一世皇在社会改革、政治经济发展中需要大量劳动力，开放华侨移民暹罗。公元 1875 - 1897 年（光绪一年至光绪二十三年），移民暹罗人口约 192, 200 人，至 1901 - 1906 年（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每年约有 4 万人移居海外。根据资料，其实在雍正五年（公元 1727 年）已宣布废除禁止南洋贸易令，但禁止华侨回国令仍生效。直至光绪十九年（公元 1893 年）8 月，清政府不得不宣布废除“华侨海禁”，允许自由出入，因此，福建、潮汕沿海地带，尤以潮汕为主的移民，涌现出洋高潮，主要寓居暹罗各处，其因者有二：一是家乡生活清贫穷苦，二为拉玛王朝谕令吸引及大米贸易鼎盛，使之中华文化随着移民，如影随形地移植暹罗，并得以逐步发展，逐日渗透暹罗社会。[1] (P1)

关于近代华人移居海外史略，在杨锡铭所著一书《潮人在泰国》，也有明显的相关资料如下面的记载：

中泰的交往，一般认为始于西汉，此后不断有中国人迁居泰国。明代，中泰交往盛极一时，大批粤、闽、滇沿海和沿边的百姓梯

[1] [泰] 洪林. 泰国华文文学史探[M].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8.

山航海，到泰国经商或谋生，并形成华人华侨聚居区。泰国的吞武里王朝(1767—1782)建立后，中泰交往更加密切。泰国官方鼓励华侨华人与泰人通婚，使他们与当地人民和睦相处，从而使华侨华人数目剧增。据当时驻曼谷西方学者的资料显示，19世纪30年代，曼谷皇城的40万居民中，华侨华人占3/4。“唐人之数，多于土番”（魏源《海国图志》暹罗国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泰国华侨华人总数已达百万左右。其中，在泰国出生者约有五六十万，新侨民约有三四十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批中国人再次涌入泰国。1983年，泰国政府公布泰国华侨华人有630万，占泰国总人口的13%，目前，一般估计在泰国华侨华人总数在700万左右，约占全国人口的12%。

泰国华侨华人中，祖籍为广东省潮汕地区的人士最多，约占70%，其他依次是广东省的广州、肇庆地区，约占9%，福建籍人士约占7%，客家籍人士约占6%，海南籍人士约占5%，云南、广西、江浙和台湾等省籍人士约占3%。华侨华人绝大多数居住在曼谷、清迈、合艾等大中城市，其中以京畿地区尤为集中。[1] (P4)

第二节 泰国潮人的生存状态

20世纪初至中期，成千上万的潮人络绎不绝地移居泰国，究其原因，从泰国方面来说，地广人稀，土地肥沃，物产丰饶，国王、王室、官员、僧侣和平民百姓对华人历来和善友好，政府鼓励华人与泰人相互通婚，和睦相处，这对于外来移民有着吸引力。从当时潮州地区方面来说，移民有的是因为逃避政治的迫害，有的只是因商贸往来而留居；但绝大多数是出于生活所迫，到泰国谋求出路。杨锡铭著的《潮人在泰国》，有下面的这一段：

潮汕地区人口稠密，人均土地资源少。在10,300平方公里总面积中，平原仅占1/4，其余地区都是绵延崎岖的丘陵地带。历史上许多潮州人终年辛勤劳动，却无法养家糊口，特别是碰上天灾人祸，更是雪上

[1] 杨锡铭. 潮人在泰国[M]. 香港：艺苑出版社. 2001.

加霜。[1] (P10)

潮人到了泰国，一般都是先在商店当店员，在码头当挑夫，在工厂当工人，或在农村务劳，以出卖劳力为生。在稍有积蓄后，就开始经营小生意，做小商贩，或办家庭作坊，开办小手工业。这样缓慢积累资本，逐渐扩大业务。他们从祖籍国带来各种工艺技术，利用这些技术生产泰人所需的各种商品，例如制造锄头、铁铲、饭锅等；其他还有一些打金打银的工匠，经营各种新行业，形成了泰国社会中新的手工艺阶层。而当时的泰国王室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给予潮人许多优惠待遇，如可以建造船只，占有土地、房宅，出口大米和自由到回中国旅行探亲等；此外，尚有租税征收、运河开凿、鸦片交易以及经营土产、渔业、赌局、娼寮等 90 多种专利权。[2] (P14)

在文学方面，潮汕语言的影响以及潮人在泰国的生存状态经常在泰国古典诗歌中体现。这里不能不谈到顺吞蒲的作品。顺吞蒲的韵文著作不但充满了潮汕方言的气味，而且显示了潮人在曼谷王朝初期的生活与生存状态。

顺吞蒲是曼谷王朝一位赫赫有名的诗人，又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四朝代诗人”，因他生于一世王时期，卒于四世王时期。在他一些诗歌中，常反映出潮汕方言和潮人的生活状况，尤其是他的闻名记行诗。

“记行诗”又称“长歌”，是一种诗体，起源于泰佬语系之中的日常押韵词汇。记行诗基本是旅行叙事的诗体，记载本地的情况。吞武里王朝时，郑王朝廷派遣使者到中国朝贡（进贡），一位使团的成员名披耶玛哈奴帕也用格仑摆诗体记录了出使中国的情形，后来称之为《广东记行诗》。

顺吞蒲第一部记行诗作品是《格亮城记行诗》，公元 1806 年著作而成。《格亮城记行诗》一开始，记叙在三更半夜中，他行船沿着湄南河经过“三聘”地区，还可以听见一些妓女的歌声，顺吞蒲有这样的叙述：

[1] 杨锡铭. 潮人在泰国[M]. 香港：艺苑出版社. 2001.

[2] 同上

诗的内容说：「到三聘便看见类似华人宫殿的房屋排列在河边，有筏子平行的停泊。附近街道小巷的娼妓还在欢乐歌唱，使人家不肯睡觉。」“

”是三聘。而“ ”指的是宫（宫殿）。两者都用潮音拼写成泰文。泰国人习惯地称华人的房屋建筑做“宫”（潮音 gaeng）。

这些娼妓的顾客一定是三聘附近的华人，因为三聘自建造曼谷之初，就是华人地区。妓女的业务，政府没有禁止，但也不是不理睬。因有了收入就必定要缴税，类似一般出租房屋铺店。

讲起三聘，在泰国人人皆知。从古自今，这里是华人（多是潮人）居住与做生意的中心。以前，从中国来的帆船在这里停泊与驳运货物，所以三聘便是中国舶来品以及华人商务往来的门户。随着三聘的人口日渐增加，住宅和商店也因此繁荣兴起。

在同一部记行诗中，顺吞蒲描述继续行船，并再现了潮人的足迹，如语言、生活情况等方面的诗句：

诗的内容说：「看见潮人的神庙有许多人去朝拜，年老的本头公（土地神）被安放在其他神仙旁边。神明啊！我以前也曾过海，请求老爷再来湾口保护我们吧。」

泰国人常称中国或华人为“ ”（音 jin, jeen），可是“ ”是中国与华人的统称。另外，泰国人有时还称华人为“ ”（音 jek），而

“ ” 是从潮音得来的，因为 “ ” (音 jek) 原是叔叔的意思，定居泰国的潮人平日里见面互相呼喊 ‘叔’ 或 ‘阿叔’。泰人日常听见，便模仿华人叫 “ ” (jek)，也含有讽刺与轻视的意味。另外一词是 “ ” (音 bun ta gong)，原是潮人所信奉的 “本头公” 音译过来的。其他的诗句例子还有如下：

这句 “ ” (boh loh)，如今几乎没有人了解它的意思，但懂潮汕话的人，就能够进一步地研究。

潮汕话的 “ ” (音 boh) 一词，可以写成 ‘驳’。林伦伦的新编潮州音字典第 249 页，第 2 解释说明 ‘驳’ (boh) 指大批货物用船分载转运，如：起驳。潮汕人的口头话，也可能常说驳起、驳落，表示分载转运上下的意思，这里可以推测 boh loh 便是 ‘驳落’ 的潮汕音译。那么这一段诗句就清楚了，意思是说每一艘船或筏子都在分载转运货物。另外一段诗句中出现了 “

” (音 jek jeen)，也是特指潮人， “ ” (gin doh) 是 “食桌” 的直接翻译。潮汕人把赴宴吃喝称为 “食桌”，这里也能够理解作者正在叙述潮人出席宴会时是非常吵闹！因此，在一段的诗，内容是说：「一些船只与筏子都在分载转运货物，正在办喜事的潮人们赴宴吃喝，非常热闹。又有一些劳工脚踏泥土，摇摇晃晃地寻找螃蟹，得意了便放在竹篓里又再找下去。」

还有别的诗句如下：

这一段诗句又出现了“ ” (jek jeen), 无疑指的是潮人。这些潮人的居住地靠近海边, 做买卖的东西便是蚶子、贻贝(壳菜)、蛸(梭子蟹)、墨鱼、鲞、卤蚶等。另外还有蔬菜之类如: 茄子、山羊胡子、芋头、卤咸菜等等。

最后, 还有一段诗句很明显地叙述潮人的生活情况如下:

.....
诗的内容说:「走近一条河流被一座在山脚的神庙所阻, 后来找到了出口便顺着水流的方向行走。一边行走, 一边向潮人打听, 可是这些人都是新来的华人(新唐), 不懂事事, 只随便向山区指去, 又听见他们说“来去”! 我只能猜测向山丘的路径走去。」

这里的“ ” (音 jek look jang) 指的是讲潮汕话的打工仔。另外, 潮人喜欢称自己为唐人, 初来过番的潮人被称做‘新唐’, “ ” (音 jeen mai) 便是新唐的直接翻译, 有时也被音译成“ ” (xin deng)。“ ” (音 lai kue) 是来与去的意思, 是多见多闻的潮汕语句, 所以顺吞蒲便把“来去”在这里表达潮人交往对话的情况。

除了《格亮城记行诗》, 顺吞蒲的其他记行诗也常出现潮汕方言与潮人的生活情况, 正如《帕巴统记行诗》, 约在公元 1842 年著作, 有一段诗如下:

诗的内容说：「那地方住宅稀少，有人家建造一些类似亭子的建筑物。新来的潮人以及泰国人都在那里做生意，具有各种各样的工作活动。」

这里又出现了一句“ ”(jek)，随着还有一句“ ”(jeen mai)，意思是说新来的潮人，在上面的段落已经讲过了。

有些潮人擅长制酒，使用古典方式去酿酒，在《帕巴统记行诗》中，又有如下的诗句：

诗的内容说：「到了河口的田野，一些潮人在那里制酒，可见烟雾腾腾。他们建有双层沟渠，又设立了长耙戽斗，用绳子束起，可以站着拉！」这里的“ ”(jek)无疑的也是潮人。

在另外一部记行诗，即《碧武里记行诗》，泰国的历史家与文学家丹隆亲王，估计这部记行诗著作的年代在公元 1845 年，有这样一段的诗句：

诗的内容说：「到茫栾便划船进入小溪，这里居住的大都是卖猪肉的潮人。他们的妻子又白又漂亮，还比较富裕，因常赌赢了“押宝”，我不能避免有羞愧的感觉。」

诗中在这里除了“ ”(jek)还出现了“ ”(bo)一词。“ ”

(bo)也是潮语音译过来,亦作“宝”或“押宝”,是赌博的一种。

顺吞蒲的记行诗,大都是使用格仑摆诗体(八言诗体)著作而成,但有一部记行诗,即《素攀记行诗》,顺吞蒲选择克隆诗体来写作。比较常见的克隆诗体就是克隆西素帕,顺吞蒲用该诗描绘了途中常见的富裕华人。他自己感到,自从三世王来,大批华人不断地往来暹罗,有一些比较能干的也当了包税官,使他们越来越富足。一个“曼卡农津”**村落的潮人老板**设有工厂靠近河边码头,自己刚在算钱。他一定是清朝末年的华人,因他留了长发,又编辫子。来到泰国后,就没有编辫子了,可是还保留长发,让他的妻子帮他梳头。顺吞蒲觉得跟泰国人有了差别,也感到羡慕,所以写了下面一节克隆西素帕。

诗的内容说:「到了一个村落叫“曼卡农津”,可以看见潮人的工厂在河边码头附近。这个老板放松了长发,算算自己的金钱有多少。他的妻子正在帮他梳头,代替以前的老鼠尾辫子。」

最后“ ”(音hu nang)一词,是泰语的反拼词(泰语的词语中两个或三个音节互相反拼),这里正意是“ ”(音hang nu),指老鼠尾,也是辫子的比喻。

顺吞蒲的《素攀记行诗》,有一段诗节也提到当铁匠的潮人:

诗的内容说:「到了一个乡村叫“曼席詹”。这里靠近海边,有海滩又有码

头。海滩旁边有一排一排的房屋，也有潮人的打铁场所。另外还有住在山区的快乐百姓，他们骑象而不是乘坐牛车。」这里又出现了“ ” (jek)，所以应该是潮人的打铁工厂。

除了顺吞蒲之外，还有别的诗人也著作了《素攀记行诗》。这部记行诗也提起诡计多端的潮人打工仔。

“乃咪”别名沙眠（文书），咪著作的《素攀记行诗》描写自己行舟到一条很狭窄的小溪又是退潮的时间。他的船不能行下去，必须雇用劳动力从事托船。这些劳工全是华人，也可能都是潮人。他们虽是贫穷，但性格狡猾，表现各种各样的不良姿态，乃咪一辈子也忘不了，就有了下面的叙述：

诗的内容说：「划船的潮人劳工非常狡猾，诡计多端地向头尾转来转去。等到潮涨后才随着潮流划撑，混乱与紧急地托拉。」

乃咪或沙眠咪在公元 1844 年到素攀城去游历，比顺吞蒲晚了八年。旅行的目的是因他有向老百姓收税的责任。换句话说，他是田园与菜场的包税官。除了上面的诗句，还有下面一段落诗体，具有潮汕语言的味道：

诗的内容说：「潮人劳工常说“好”，其他的对话并听不懂。有人在问问娘子“你想吃槟榔吗？”别的东西就听不清楚了，只能了解“来去”，声音吵闹，类似一般演给娘子看的猴子。」

“ ”（潮音 ho!）是好的意思，泰国人对这句话非常熟悉。“ ”（音 ziah）是食的潮语发音，“ ”（音 lao hiah）也是潮语，桫叶的读音，意指槟榔。桫叶与槟榔的关系，下面有这样的解释：

吃槟榔，必不可少的“伴侣”是桫叶。桫叶，又叫葵叶，属于胡椒科，味道辛辣。用它夹起槟榔掺入石灰，曾经是百年以前风行于厦门岛的零食。这种吃法如今听来不可思议，从前却是不少厦门人的嗜好。于是，有了专门卖桫叶和槟榔的桫叶街。[1]

以前的泰国人也喜欢吃槟榔，但旅居泰国的潮人称之为“食桫叶”，在这里被音译描写在诗中，表明泰国人当时对潮语都很熟悉。除了“食桫叶”之外，诗中还有常见常闻的潮语“来去”（音 lai kue），类似顺吞蒲的诗节，也可以说在日常生活中，泰国人都有跟潮人交往。

以上面的韵文或诗体为例，可以证明潮人与土生土长的泰国人早就居住在一起，因此顺吞蒲和其他诗人也对潮语非常熟悉，常把潮语语句音译叙述在他们的诗节。另外，诗中他们还描写了潮人的日常生活与生存状态，对历史和文学方面的研究具有很大的贡献。

第三节 潮汕文化与泰国文化的交融

泰国有一种非常普遍的食物叫“ ”（音 guay diao），是潮语“粿条”直接音译得来的。潮人用米碾成粉末后做成的食品称为粿，粿条就是其中的一种。粿条可以有許多吃法，或炒、或汤，伴以各种配料，口味可以因人意而改变，是潮人喜欢的食品之一。泰国一种很有特色的炒粿条叫“ ”（音 guay diao lat na），是干炒粿条后加有浓浓的粉汁洗在上面。无论在大街小巷的摊贩、饭店里，都可以吃到这种粿条，近年来，高级酒家的宴会也经常见到它的身影。

潮人移居海外后，喜吃粿条的习惯也随之一起来到他们的居留地，并且衍

[1] 引自中国网站http://www.fjsen.com/d/2009-11/16/content_1408333.htm

生出各种与本土不同口味的粿条来。久而久之，潮人的美食与泰国人的烹调方式也渐渐融合起来，例如一种叫做“ ”（音 guay diao pat tai）意思是说“泰式炒粿条”，是利用潮人比较细小的粿条干炒成又酸又辣的小吃，也是一种泰国人很喜爱的食品。

除了粿条之外，许多潮人的食品，虽保留了形象和潮语读音，但实际上也多以本地人的口味与爱好融合，如“ ”、“ ”或者“ ”都具有潮人与本地人的气味。“ ”（音卡农 ka nom）是泰语，指的是点心、零食等，也可以指甜食。“ ”（音 gui cai, go, biah）全是潮语发音，意指韭菜、糕、饼等。这些食品之类，起初都是潮人带来的，如今一大部分也被同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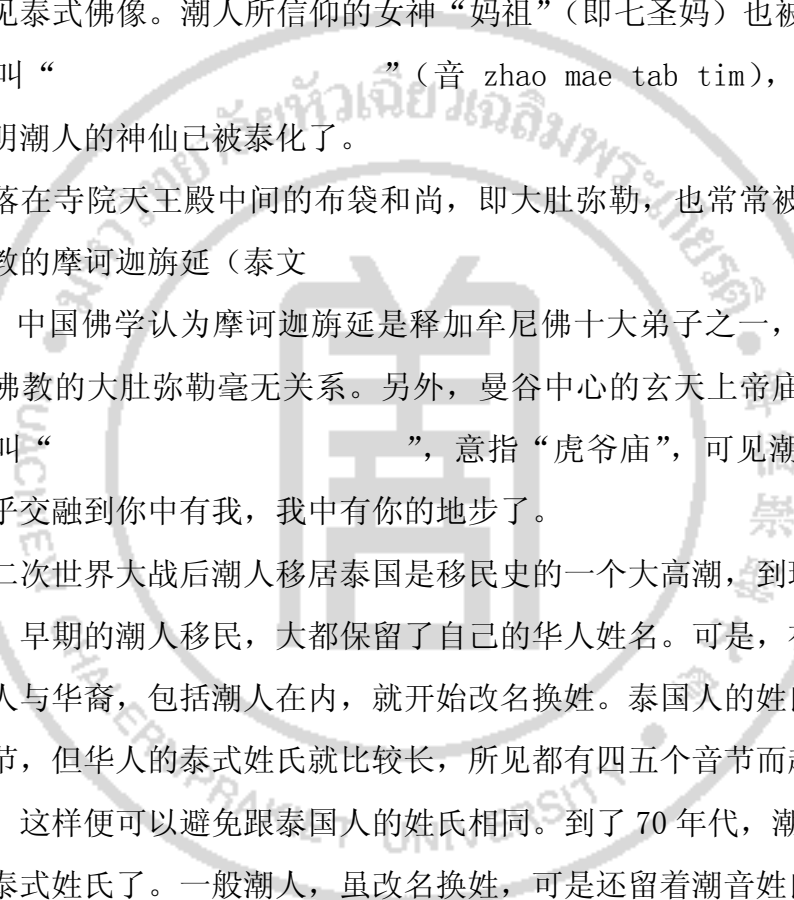
除了饮食习惯，潮汕话与泰国话不断地相互交融。乱说乱做的行为，泰国人常称“ ”（音 si sua）。这是潮语“四散”音译过来，意思是四方乱散，不正经。另外，泰国人也喜欢把好运叫做“ ”（音 haeng），把歹运叫做“ ”（音 suay），有时又合在一起称为“ ”（音 haeng suay）。其实这些语词都是从潮语“兴”、“衰”和“兴衰”来的。“兴”是指好运或运气好，“衰”则是指倒霉、衰败。而“兴衰”说在一起是指情况摇摆不定、不顺利的意思。

从大城王朝晚期至曼谷王朝初期(约公元 1700-1850 年)，随着一批又一批潮人移居泰国，许多潮州话（现在称潮汕话）成为泰国的习惯用语，连泰国的王家学术院大辞典还记录了上百个潮语词汇。同时，潮人也借泰语当他们的惯用语，例如：叻叻（音 dug luck 意指菜市）、碌将（音 look zang 意指雇工、雇员）、帕司（音 pa si 意指税）、社帕司（音 sia pa si 指缴税）、窗乃（音 taeng nai 意指律师）等等。[1]（P163-1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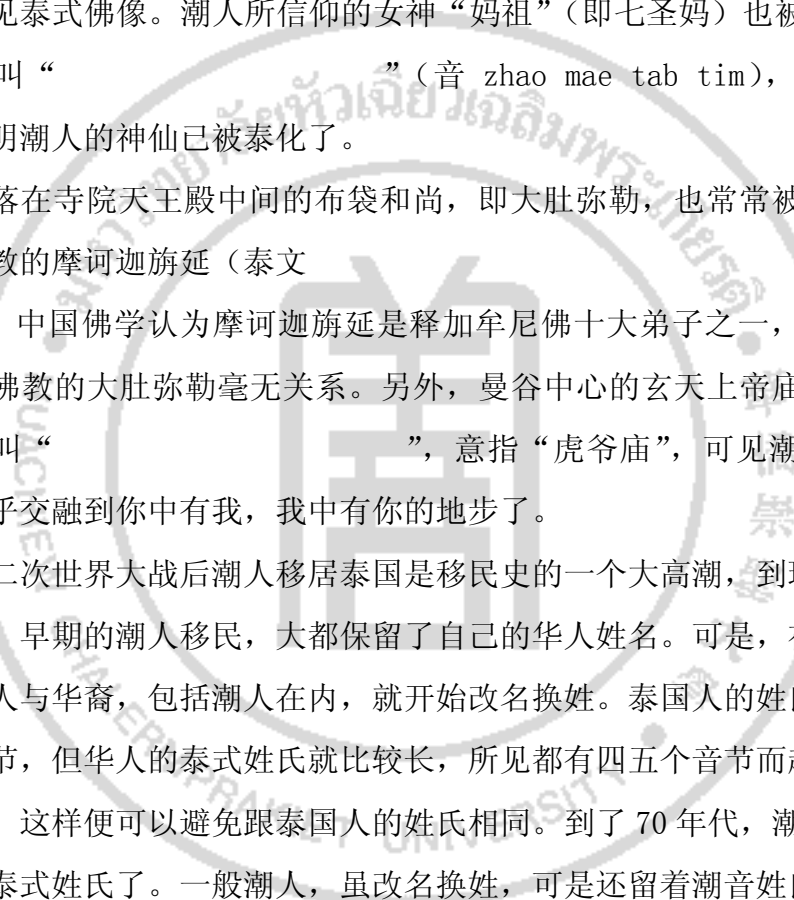
现在的泰国华裔，大都不会讲祖先的语言。随着政治、经济、社会潮流的发展，潮人的后裔也都不会讲潮汕话，连一些潮语音译成泰文也搞不清楚其来历和意义。潮人后裔已跟本地人同化，只剩下小部分潮语音译词汇，到现在还留存在日常泰语对话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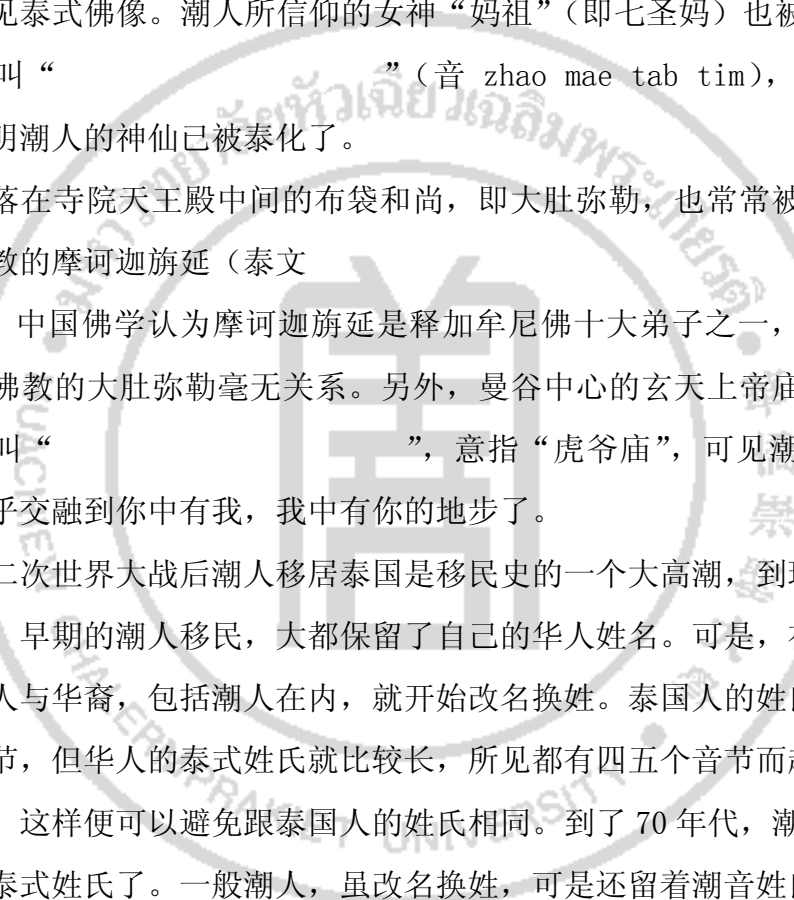
[1] [泰] 老陈. 潮人后裔[M]. 曼谷: 新世纪印刷和包装有限公司. 2008.

泰国是佛教之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泰国人信仰佛教，但他们的佛教属于小乘佛教，亦作上座部。中国是多宗教信仰的国家，潮人是华人的一小部分，也供奉多种多样的鬼神，其中佛陀也是潮人崇拜的神明，可是华人的佛教是大乘佛教，即大众部。

泰国的泰式寺庙众多，但因潮人与泰国人早就交融在一起，所以很多泰式寺庙也设立有弥勒佛像和菩萨像，尤其是观音菩萨像。同时，在潮人的寺庙中也常看见泰式佛像。潮人所信仰的女神“妈祖”（即七圣母）也被泰国人取个泰文名字叫“”（音 zhao mae tab tim），意指红宝石仙女，证明潮人的神仙已被泰化了。

座落在寺院天王殿中间的布袋和尚，即大肚弥勒，也常常被泰国人误称成小乘佛教的摩诃迦旃延（泰文

）。中国佛学认为摩诃迦旃延是释加牟尼佛十大弟子之一，以论义闻名，跟大乘佛教的大肚弥勒毫无关系。另外，曼谷中心的玄天上帝庙，泰国人也取个泰名叫“”，意指“虎爷庙”，可见潮人和本地人的信仰几乎交融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步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潮人移居泰国是移民史的一个大高潮，到现在已有六十多年了。早期的潮人移民，大都保留了自己的华人姓名。可是，在上世纪60年代，华人与华裔，包括潮人在内，就开始改名换姓。泰国人的姓氏，平常是两三个音节，但华人的泰式姓氏就比较长，所见都有四五个音节而超过五个音节的也有，这样便可以避免跟泰国人的姓氏相同。到了70年代，潮人的后裔几乎全都有泰式姓氏了。一般潮人，虽改名换姓，可是还留着潮音姓氏在泰式的姓中，如以前泰国华侨报德善堂的董事长郑午楼，他的姓郑潮音便是“dae”，因此他的泰式姓氏称“dae cha pai boon”（）。无论如何，这可以证明潮人与泰国人都被融化了。